

第二十六课

《量理宝藏论》当中现在讲的是第五品"观能诠所 诠",这一品也是破斥其他的观点,最后安立自宗的观 点。现在对其他的不应理的观点进行观察:

最初应用关联时,虽已指示自法相,然于共相取名称,为用名言而立名。若根能取杂语义,即使无名亦应知。

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通过名言诠自相,会有眼根等则无所需的过患,所以衔接名义的是遗余识。现在又讲"最初应用关联时",即最初给一个人或者给一个物品命名之前、运用关联之前,那么运用什么关联呢?就是运用名和义之间的关联、关系。因为名称和意义之间有一种关联的作用、关联的关系,那么我们在最初运用这个关联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次第?

这里讲"虽已指示自法相",如果一个人刚刚生下来或者一个物品刚刚被发明生产出来,还没有名称的时候,要给它立名称。这时,最初要指示自法相,就是自相。婴儿的自相或者说一种物品的自相,刚开始要



指点出它的法相,之后取名称。取名称的时候,是不是给这个自相取名称呢?很多人都认为肯定是给自相取名称,取名字的人,他也认为是给自相取名称;听者也认为取名的人在给这个自相取名称。但实际上在取名的时候,是"然于共相取名称",在共相上面取名,指示的自法相。

比如杯子,我们把杯子的自相指点出来之后,给它取一个杯子的名称。给杯子取名的时候,是给它自相取名,还是共相取名?其实我们耽着的这个境是自相,但是取名的时候是给共相取名称的。我们首先在脑海当中出现、执着这个共相,然后给它取名称。因为不可能给自相取名称,前面已经讲过了,有些宗派认为是在自相上面安立所诠而取名称的,但是这个有很多过失。因为自相是刹那生灭的,第一刹那给它取名字,第二刹那就灭掉了。灭掉之后,它的名称也随之而灭了,所以第二刹那的这个法是全新的一种法。

全新的法用以前的名字给它安立是不恰当的,就好像柱子和瓶子之间的关系一样,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第一刹那和第二刹那自相实际上也是没什么关



联的,第一刹那的法已经灭掉了,已经不存在它的本体了,第二刹那的法是另外一个本体,这就好像柱子和瓶子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给柱子取个瓶子的名字是不恰当的,同样给第二刹那的法,取第一刹那的名字也是不恰当的,所以不能给自相取名称的。"然于共相取名称"我们耽著的是自相,但是取名的时候,是以共相取名称的。

"为用名言而立名",是为了使用名言而命名的。为了使用名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瓶子拿来或者这个瓶子拿走,这个瓶子存在或这个瓶子不存在……这些都是使用名言。使用名言的时候,安立这个名称。在这个瓶子拿来或者瓶子存在与否的这种名言上面安立了一个共相,因为要使用名言的缘故,为了方便在上面安立一个名称。从这个方面观察,我们知道安立的方式是耽著自相,取名的是共相,这是为了使用名言,而安立它的名称。

"若根能取杂语义,即使无名亦应知。"这里遮破一些观点,有些人认为名义相混的法就是所诠。比如说我们平时认为瓶子的意义上面,本身就有它的名称,



名义相混就叫做杂语义。杂是混杂, 语是名称, 义就是它的自相, 所以语言或者名称和它的意义混在一起就叫做杂语义。那么如果认为所诠就是杂语义的话, 那么就有根能够取杂语义的过失。

如果根能够取杂语义,有什么样的过患?我们知道根能够取自相的,这个方面我们前面了解过。如果在自相上面本身就具有一种名称,本来就是混杂名称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引发一种过失——"若根能取杂语义,即使无名亦应知。"

即便刚开始没有给它立名称,但是也应该知道它的名称。当你一看到这个法的自相的时候,因为法的自相和它的名称是混为一体的,名言相混的缘故,在自相上面本来就具备名字的缘故,所以不管任何一个人,看到一个自相的时候,就应该能够知道它的名字。不管是存在很长时间的事物,还是刚生产出来的新生事物,任何一个人见到的时候,都应该知道它的名称。因为是语义或是名义相混的缘故,在自相上面就有它的名称,所以即使是没有名称也应该了知,会有这样



一种过失。

还有另外一种过失,我们可以分析,在听闻它的名称的时候,马上就应该知道它的自相,它的自相马上就该现前。比如,我们在说"火"的时候,因为"火"这个名称和它的自相本身就混在一起的缘故,一说"火"的时候,嘴中就应该冒出火来;或者对于盲人来讲,他没有眼根,但我们在他的耳根面前说瓶子,瓶子和自相混在一起的缘故,他应该马上了解这个自相的法,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过失。

所以名义相混是我们的一种错觉。在自相上安立它是瓶子的名称,这个是一种分别念,是非理作意的妄执,是一种虚妄的安立。但是有些人不了知它是虚妄安立的缘故,他就安立名和义有一种实际的连接,有一种实际的相混的意义。如果在实相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名称的话,就会有这样一种过失。

若谓随从根门意, 见名混如无分别, 否则见觉境异体, 了知外境不现实。 有无分别之二识, 顿时取一照了境。 纵次第取然速疾, 故诸愚者执为一。

这也是另外一组辩论。"若谓随从根门意, 了知外境不现实", 这个颂词是对方的观点, 下面的颂词是破斥对方的观点。"若谓随从根门意"这是对方比较特殊的一种观点。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讲, 通过根了知外境之后, 产生一个根识, 这个根识应该是无分别的, 但是对方就认为根和意识是直接相连的。我们说, 五根尤



其是色根等这五色根和意识没有直接相连, 它产生的 是无分别的眼识、无分别的身识等。

对方就认为根门和意识是直接相连的, 打比喻来讲, 一只猴子在具有五个窗口的一间房子里面, 然后这只猴子无论从哪个窗口看出去, 就安立自己的一种识。猴子就是代表意识, 窗口就代表我们的根门, 直接安立是指根门里面就有意识存在。当意识通过根往外看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万法的自相, 也就是意识可以看到万法的自相并且因为有分别的缘故, 它马上就可以立名。

他认为内道的有些观点不合理。因为内道认为,根门尤其是五根和无分别识是连在一起,是有关联的,但根和意识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对方就认为这个观点方面不合理,应该说根里面就具备一种意识,眼识是意识,也是一种有分别的意识,这个观点和内道不一样。

通过根门取境,取境的时候我们讲,"若谓随从根门意",随从根门意的意,就是分别意识。随从根门,不管是随从眼根的门,还是随从耳根的门,因为意识随从了根门,所以说下面就有"见名混"。"见",就是指了知、看见外面的自相。"名",就是在看见外面自相的同时,可以通过分别念去安立它们的名称。

比如说现在我的意识在里面,通过眼根的根门,看到了对境的书,看到对境书的时候这叫"见",就是见名当中的"见"。"名"是马上可以分别这是一本书,这是《量理宝藏论》,这个是颂词等,这两种是"见和名"的意思。"见"是了知外境书的一种自相,"名"是可以马上分别这是什么样的名称,这是一本书,是一本法本等等,这就叫"见名"。"混"是混在一起,所见的自相和名称可



以混在一起。一般来说是不可混的,但这个时候,尤其是随从根门的意识可以直接取自相,并可以给这个自相马上取个名称,所以境和名可以混在一起,叫做"见名混"。

"如无分别"是另外一层意思。实际上,意是有分别的,不管是取自相的时候,还是安立名的时候都是有分别的。如无分别,这个"如"字他认为很关键的,犹如无分别一样,好像是无分别一样。平时我们认为用眼根看的时候是无分别的,但这个时候如无分别,实际上是有分别的,有分别犹如无分别一样。上师在注释中讲过,因为无分别力量太强了,但实际意义上它是一种有分别的,这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是,里面是一个有分别的意识,通过根门可以见自相,并可以给自相取名,自相和名称混为一体,犹如无分别一样,但实际上是有分别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否则见觉境异体,了知外境不现实。"见觉境异体是什么意思?"见觉境"就是见境和觉境。什么是见境?什么是觉境呢?见境就是无分别所见到的这个对境,见到的自相。觉就是一种分别,比如我觉察到,我认知它是书,那么他所觉的境和这个见的境,应该不是他体的。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见觉境一体了。如果见的境和觉悟的境是分开,了知外境不现实,就没办法了知外境。

为什么没办法了知外境呢?因为二者是分开的缘故。按照佛教的观点, 眼识是无分别的, 是见境; 意识是有分别的, 是觉境, 二者之间是他体的, 这有什么过失呢?当眼根无分别的眼识在取外境的时候, 没有觉悟、没有分别心的缘故, 虽然见到了, 但没有办法分别这是什么东西; 而当第二刹那可以分别的时候, 又没



有外境了, 见不到外境, 分别什么?所以他们就认为 这断层了, 有分别无分别之间没有一个连接, 了知外 境就不现实。

对方认为,我们的观点很应理。我们观点是意识本来就是有分别的,在见外境的时候,是有分别在见,分别安立的时候,也是有分别在见,就直接可以了知外境,直接可以分别是什么东西,这个就很应理。但是,按照你们的观点,无分别和有分别是分开的,分开之后,见的境和觉的境是他体的,他体的缘故,中间没有连接的缘故,就没有办法安立了知外境了。

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学第四品的时候已经安立过了,这中间实际上有个自证作为连接的。虽然在无分别的时候是没办法分别的,有分别的时候没办法了知境,但中间有个自证作为联络,自证作为联络的缘故,就可以如实的安立有分别、无分别二者之间的关系。

了知了对方观点之后,我们再加以总结,对方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对方是把见的无分别的自相和取名的总相混在一起,执为一了。见的自相混入名称的总相,见和名混在一起;还有把有分别和无分别混在一起,认为里面完全是一个有分别的意识,只是无分别的力量太大或者说有分别不明显,就安立一个好像是有分别,一个好像是无分别,但本体都是有分别的。他们内心当中没有分清楚有分别还是无分别,外境当中也没有分清楚自相和总相,成为一团混乱了。

自宗的观点, 外境的自相是无分别所取的, 外境的总相是有分别所取的, 内心当中见自相的识是无分别识, 见总相的识是有分别识, 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对方把外境当中名义混在一起, 在内心当中把有分别和无分别混在一起, 来安立他们的观点。



下面开始分析。"有无分别之二识,顿时取一照了境","纵次第取然速疾",这是两种因,"故愚者执为一"是共同的结果。为什么愚者会执为一呢?分两种因缘、两种因素。第一种因素"有无分别之二识,顿时取一照了镜",就是将名义执为一,将有分别、无分别执为一。"纵次第取然速疾",这是第二个根据,取的时候虽然是次第取的,但太快的缘故,愚者将名义执为一,将有分别、无分别执为一。

"有无分别之二识, 顿时取一照了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分别的识和无分别的识, 两种识顿时取一照了境。分两个:

第一个顿时, 是从时间的侧面来讲。一个时间当 中叫顿时。比如说, 现在我们的眼识, 我们的无分别识 在看着前面这本书的同时, 我们的有分别意识在分别 , 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个颂词是什么?在一个时间当 中, 不是次第的, 我们的眼识在取自相, 我们的分别识 在缘取总相, 在看它自己的个别意义, 这就是有无分 别之二识在顿时取一照了境, 时间是顿时的, 在一个 时间当中。在一个时间当中可以产生这个吗?在注释 中也讲过,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无分别是不障碍有 分别的, 如果两个都是有分别, 互相之间会抵触, 互相 之间会障碍, 一个相续当中, 一个时间当中不可能出 现两个有分别识。但在一个时间当中可以同时出现有 分别和无分别, 因为无分别识是不会障碍有分别的, 它只是取境而已, 所以可以同时眼睛看书, 耳朵听法, 鼻子闻到空调机发出的气味等等, 在同时当中都可以 缘取无分别。在无分别当中, 无分别识无障碍的缘故 ,不会抵触,这个时候也可以生起有分别,在一个时间 当中产生了有无分别两种识。



第二,"取一照了镜"这个必须要观察。比如我的眼识也在取这本书的照了境,我的分别识也在取这个照了境,好像是取同一个照了境。但是,是不是真的取了一个照了境呢?这个还是要观察的。因为无分别的境和有分别的境绝对是他体的,也就是说我们无分别的眼识所取的境是自相,而我们有分别识耽着的这本书是一个总相。所以他们的境,一个是自相境,一个是总相境,这两种境是不相同。

但是都是取一个境,从这个侧面讲一样的。都是同时一个字,我的眼睛看到这个"弱"字,然后分别念来分别这个"弱"字,这里都是一个字。只不过里面有一个比较细微的分类,微妙的关系。无分别取了"弱"字的自相,分别念分析"弱"字,是它的总相,这一方面境是不一样。但是取的境可以说是一个照了境,一个时间当中取一个境的缘故,"故诸愚者执为一",这方面很容易混淆。对方就认为没有一个有分别和无分别执为一的识,不可能取外境,不可能分别的,不了知这种关系。不了知有无分别可以同时生起,不了知无分别取自相,有分别取总相,取一个境的关系。所以愚者执为一个了,把前面的名和义执为一个,有分别无分别执为一个,他说没有无分别,只是有分别,就产生了这种过患。

然后"纵次第取然速疾"是第二个因。比如第一刹那是无分别识,第一刹那我的眼识就扫到一个境,扫到一个境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分别,第二刹那我开始分别,这是一张相片,或是一个杯子,这叫做第二刹那。那么"纵次第取",实际上第一刹那取它的自相,第二刹那生起分别的时候是次第取的,但是"然速疾",非常快



的缘故, 一般的众生难以察觉, 所以愚者就认为是一个, 认为名和义是一个, 有无分别是一个。

为什么会执为一呢,就是从这两个方面讲的:第一个根据是有无分别可以同时出现,可以缘一个境,这方面愚者不了知而执为一;第二个观察方式是次第取的,无分别刚开始产生,有分别在第二刹那产生,这两个是次第的、不是同时的,这是第二种观察方式,第二种观察方式是次第,它不是一个时间,但是太快了的缘故,所以愚者不知道就执为一个,主要是为对方宣讲这个问题。

在这个颂词或者这组辩论当中, 也关系到对方为什么会出现错误的问题, 对于有分别无分别, 对于自相总相仍然没有分清楚, 对于建立和遗余没有分清楚, 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庚二、破许识自相为所诠:

识亦乃为自法相,是故命名不应理。

对方就是这样讲的,心中显现的这些瓶子像,除了识之外,不会有其他。所以我的所诠是心识的自相,因为直接在观察所诠。前面真正外境的自相没办法安立所诠,他就转而安立心识的自相,当然这个代表了很多观点,因为在外道和内道共同的因明弘扬过程当中,有很多研究因明的人,对于因明的难题都纷纷做出了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在安立所诠的时候,一部分人认为外境当中有个所诠是不应理的,他就转而安立自己的心识,自己的心识就是所诠,但是将自己心识的自相安立所诠,也是不应理的。

"识亦乃为自法相",自己的心识也是一种自相,"是故命名不应理",和前面观察外境的自相是一样的,



实际上心识也是刹那生灭的,如果在心识的自相上面去安立一个所诠,那么第一刹那安立的所诠,第二刹那就灭掉了,这个自相灭掉之后没办法再进行安立,所以说对于心识的自相命名也是不应理的。这方面就不多讲了,因为在前面讲外境自相的时候,他推理的方式和现在这个推理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前面若了解的话,此处也可以了解。

己二、破许共相为所诠 分二:一、破许种类共相为 所诠;二、破许名言义共相为所诠。

前面我们大概介绍过了, 自宗也是以共相作为所 诠的, 但为什么要破共相作为所诠, 是要破一些颠倒 的共相, 对于没有如理如实地安立的共相, 从这方面 破除共相是所诠的。

庚一、破许种类共相为所诠:

若谓词语不诠别, 类总所诠故无过。 外境无总设若有, 于彼命名无需力。

"若谓词语不诠别, 类总所诠故无过"。这两句主要是对方的观点, 对方是这样认识的:词语就是能诠, "不论别"的别就是别相或者自相, 如果诠这种词语对于别相或者自相去安立所诠是有很大过失的。前面已经再再观察过了, 所以说是词语不诠别相, 不诠自相的。

"类总所诠故无过",那么我们的所诠是什么?类总就是我们的所诠,所以将类总安立成所诠是没有过失的。注释当中也是讲,比如说都具备有枝有叶的树就是总类,一个总类就安立成所诠,只要具备此法相



的这些法都是类总, 都是一种总类的共相。所以这一类法就是我们的所诠, 如是安立是没有过失的。

"外境无总设若有,于彼命名无需力。"外境当中有 没有一个总相呢?这就回到老问题了, 在第三品讲了 外境当中到底有没有总相的问题。实际上外境当中根 本没有总相的。外境当中安立的总相是错误的观点, 而这里外道恰恰就想在外境当中安立一个总相。前面 已经破斥过了,"外境无总",在外境的这些自相上面, 根本没有总相。总相就是分别念假立的, 但是对方不 承许总相是分别念假立的, 他就认为在外境中有一个 总相, 所以在注释当中讲"外境无总"。外境无总, 那么 你的类总、所诠都安立不了, 因为前面你的总和你的 自相是一体还是他体呢?是一个总包含很多法, 还是 每一个自相都有一个总?从很多方面都已经破斥过的 缘故, 所以外境无总, 这个是不需要再讲的。

"设若有"退一万步说,如果在外境当中有一个总相的话,"于彼命名无需力",对于这个总相安立一个名称,安立一个所诠,"无需力"就是 "无需"无必要,"无力"是没有能力,没有功能的。这个总相本来就是一种没有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东西。所以对



于这种没有办法起作用的总,安立一种名称有什么必要呢?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根本没有办法了知自相的。从这方面讲,外境当中没有总,如果有总,给他命名也是根本没有任何必要性。

谓予与总有联系,自相命名知自相。 弃无必要能力总,于真自相立名称, 若言自相无边故,无法立名此亦同。

对方开始这样讲:"谓予与总有联系"。"谓"他们所说的意思,他们说,并不是给单独的总来安立一个名称,而是"予与总有联系",就是给和这个总有联系的自相命名。颂词中,"自相命名"要与前面的"有联系"合在一起观察,即所安立的名称是和总有联系的自相法,因为每一个自相和总是密切相关的。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自相的瓶子,都有一个总和每一个自相的瓶子联在一起,所以他们说,我们在命名的时候是给和总有联系的自相命名,而不是单单给一个总立名,给这个自相命名之后,就可以知自相了。因为我们是给自相命名的缘故,就可以知自相。前面的颂词说给总相命名,没办法知自相,这里他们转而说,我们就承许每一



个自相都和总有关联,我们给和总有关联的自相命名, 之后就可以了知自相。

下面破斥,"弃无必要能力总,于真自相立名称"。 既然你是给自相命名,那你应该抛弃无有必要、无有能力的总。因为这个总就是一种附属物了,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没有任何必要、没有任何能力,这在前面已经观察过了。观察之后,如果你不是给自相命名,而是给总立名,这个总是没有任何必要没有任何能力的,所以有必要抛弃,之后单单是给真自相立名就可以了。

因为他前面的观点讲, 谓予与总有联系的自相命名, 他就想给这个自相命名。我们就说如果你真正想给自相命名, 那就把总抛弃了, 这个总是没有必要, 没有能力的, 所以你就给真自相命名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说和这个总有联系的自相等等, 有联系、没联系, 反正这个总没有大的必要性的。因为它附属在自相上面没有什么功能, 应该把它抛弃之后, 直接给自相命名就够了。

"若言自相无边故, 无法立名此亦同"。"若言"对方



如果这样说,自相无边的缘故,给真自相命名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呢?因为自相无边无际,无法立名,所以无法给自相命名的,他就这样回答。

"此亦同"是我们的回答,我们的破斥。"此"就是总的意思,如果你说自相无量无边没法立名,总也是无边无法立无。为什么这个"总"也是无量无边无法立名呢?因为这个总是每一个自相都有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在每一个自相上都有一个总,所以你说自相太多了没办法立名,和这个自相密切相关的、无二无别的总也是很多的,所以也没有办法立名。这样观察来观察去的话,给自相没有办法立名,给总相也办法立名。

这里对方主要是没有分析建立和遗余,也没有分别总相和自相的关系。总相是分别念安立的,这个方面如果没有通达,而认为在外境中有一个总相,那么这些过失都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